

毛詩正義

毛詩正義

上

毛詩正義卷第二十一

唐國子祭酒曲阜縣開國子

臣

孔穎達等奉敕撰定

變小雅

信南山

甫田

大田

信南山六章章六句至思古焉 正義曰作信南山詩者刺幽王也刺其不能修成王之事業疆界分理天下之田畝使之勤稼以奉行大禹之功故其時君子思古成王焉所以刺之經六章皆陳古而反以刺今言成王能疆理天下以奉禹功而幽王不能修之經先云禹功乃言曾孫見成王能遠奉禹功今幽王不能述修成王之業非責幽王令奉禹功也故箋云言成王乃遠修禹

之功今王反不修其業乎是思古之內直思成王耳而成王又有所奉故經言禹焉首章言我疆我理是疆理天下也維禹甸之是禹功也以下言雲雨生穀乃稅以祭祀鬼神降福皆由疆理使然故序者略之也 信彼至其畝 毛以爲信乎彼南山之旁田野得成平田可種殖者維本禹所治之又此地今昫昫然成其墾辟之原隰者由曾孫成王所田之又正我天下經界之疆又分我天下土宜之理而隨事之便使南東其畝成王能疆理天下奉禹之功而幽王不能修之故以刺焉 鄭淮甸之爲正甸之爲異餘同 傳甸治至成王 正義曰此及韓奕之傳皆言甸治則訓甸爲治不爲正甸之

異於鄭也墾辟貌者謂墾耕其地辟除草萊以成柔田也釋訓云畇畇田也注引此畇畇原隰與勻音同也知曾孫是成王者序言成王奉禹之功此言曾孫田禹之地故知曾孫與序成王一人也成王而謂之曾孫者以古者祖有德而宗有功因爲之號文武爲受命伐紂定天下之基以爲祖宗祭法云祖文王而宗武王是也成王繼文武之後爲太平之主特異其號故詩經通稱成王爲曾孫也不繼於文王不直言孫者蓋周雖文王受命而大王已有王跡所起見其王業之遠故繼而稱曾孫不言立孫者立孫對高祖爲定名世數更多則不得稱立孫矣曾者重也自曾祖以至無窮皆得稱曾孫故

維天之命箋云自孫之子而下事先祖皆稱曾孫是爲
遠辭明周德之隆久故繼大王而不稱立也毛以此及
維天之命言曾孫篤之亦爲成王鄭以禮非一人所行
唯彼不從之耳 箋信乎至賦法 正義曰言信乎者
文通於下言禹治南山成王田之皆信然矣上云南山
下云原隰皆南山之旁是禹之所甸成王所修爲一處
互其文以相曉也箋云彼南山之野禹治而立甸之卽
云今原隰墾辟則又成王之所田言成王乃遠修禹之
功今王反不修其業乎言修禹功而文相因明南山原
隰二者爲一處成王之修禹功實天下盡然而獨言南
山者作者指一處以表之其意通及天下也故序言疆

理天下。下經言上天同雲，是非獨南山之旁修禹功也。獨舉原隰以爲言者，鄭駁異義引此詩以盡三章此詩之意，以原隰主生百穀，原隰之功於人尤大，故獨言也。甸之爲字，旣訓爲治，音又爲乘，以治其地使成平田，則訓爲治，以方十里出兵車一乘，故又音爲乘也。韓奕箋云：禹甸之者，決除其災，使成平田，定貢賦於天子，是亦以治爲義也。地官小司徒云：四正爲甸，注云：甸之言乘也。讀如中甸之甸，稍人云：掌令正乘之政，令注云：正乘四正爲甸，甸讀與維禹隲之之隲同，其訓曰：乘由是改。云郊，特牲云：正乘共粢，盛注云：甸或謂之乘，以其於車賦出，長轂一乘，是以乘爲義也。知六十四井爲甸者，小

司徒云四井爲邑四邑爲正四正爲甸如數計之四十六井甸六十四井也知方八里者以孟子云方里爲井計之則邑方二里正方四里甸方八里也又解方八里名爲甸之意以其居一成之中成方十里出兵車一乘以爲賦法故謂之甸甸乘也十里爲成冬官匠人文也知甸居一成之中者以匠人旣云十里爲成卽云成閒廣八尺深八尺謂之洫是當甸在其中傍一里以治洫故彼注云方十里爲成成中容一甸甸方八里出田稅緣邊一里治洫是也論語注引司馬法云井十爲通通十爲成成出革車一乘是據成方十里出車一乘也成元年左傳服注引司馬法云四邑爲正有戎馬一匹牛

三頭是曰匹馬五牛四五爲甸甸六十四井出長轂一乘馬四匹牛十二頭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戈楯具備謂之乘馬是據甸方八里出車一乘也二者事得相通故各據一焉若然成出兵車一乘爲七十五人耳而哀元年左傳說夏少康有田一成有眾一旅十里有五百人者計成方十里其地有九百夫之田也授民田有不易一易再易通率二而當一有四百五十人矣其中上地差多則得容五百人也其出兵夫則眾不盡行故一車士卒唯七十五人傳說少康言有眾一旅盡舉大眾故與出賦異也箋以此維禹甸之爲五甸孫毓云禹平治水土以除洪水之災當此之時未及立甸其田也

且井邑立甸出於周法虞夏之制未有聞焉今以周之法爲虞夏之說又謂禹治水土皆立甸之非其義也然則鄭謂禹亦立甸之者禮運說大道旣隱而日以立田里是則三王之初而有井甸田里之法也論語說禹盡力乎溝洫與匠人井閒有洫同也皋陶謨畎澮距川與匠人同閒有澮專達於川同也是則立甸之法禹之所爲左傳少康之在虞思有田一成有眾一旅於是則十里爲成非周之賦法也禹之治水旣平乃任土作貢有何不暇而云未及立甸之也故鄭以爲禹治而立甸之傳疆畫至地理正義曰孟子曰夫仁政必自經界始經界不正井田不均趙歧注云經亦界也然則經界

者地畔之名也疆謂正其封疆故云畫經界襄四年左傳曰茫茫禹跡畫爲九州九州尙畫其界是田之經界須畫之也分地理者分別地所宜之理若孝經注云高田宜黍稷下田宜稻麥是也 傳或南或東 正義曰成二年左傳曰先王疆理天下物土之宜故詩曰我疆我理南東其畝是於土之宜須縱須橫故或南或東也 上天至百穀 正義曰言成王時在上天同起其雲正於冬月雨下比雪雰雰然多而積也至於春日又益之以小雨而霖霖然以接冬澤旣已優洽旣已饒渥旣已沾潤旣已豐足是以故得生我之眾穀也今王不能然故舉以刺之言上天同雲明澤之徧也以雲在於天

上雨從上下故云上天非有義例 傳豐年至積雪

正義曰謂明年將豐今冬積雪爲宿澤也然則積雪是年之前冬而言豐年之冬必有積雪者以此章言穀之生下章言其成熟舉一年之生成以爲首尾之次非復言歲初歲末限以同年傳達經意故言豐年冬耳 傳

小雨曰霰霏 正義曰釋天文也李巡曰水雪俱下案

彼文上有暴雨下云久雨於閒無雪事而李巡云俱下

妄矣此傳有云小雪者誤今定本云小雨 疆場至萬

年 正義曰上旣言百穀以生成故此云稅取供祭也

言所生百穀之處其農人理之使疆場之上翼翼然閒整讓畔今黍稷之苗或或然茂盛而成長至秋收刈則

曾孫成王之所稅斂而以爲酒之與食也既爲酒食於祭前齊戒之時乃賜我尸之與賓以尊養之尸賓未至祭時而豫賜之酒食爲敬神故也神既爲王所敬故令王得壽考萬年之福也今王不能然故舉以刺之 傳場畔至盛貌 正義曰以田之疆畔至此而易主名之爲場翼翼是閒暇之名故舉讓畔之敬以明其田事之理也上言生我百穀此獨言黍稷者黍稷爲穀之長故特言之也 箋斂稅至萬年 正義曰上言黍稷或是天下民田也曾孫之穡文承其下故知稅斂曰穡也賓之與尸祭時所有經言畀我尸賓何知不指謂祭時予之而箋以爲齊戒則以賜尸賓者以此詩陳事而有次

序五章卒章始言祭時之事清酒騂牡享于祖考則此未祭而言畀我尸賓明祭前矣又不言享祀而云畀我是賜下之辭故爲祭祀齊戒以賜尸賓也祭義云祭前十日散齊七日致齊三日周禮所謂前期十日是也於齊之時官當與之酒食而箋云賜者以其未祭則尸猶臣道故言賜也經言敬事尸賓而令神降福者以其尊尸與賓卽所敬神也由能敬神則壽考萬年也神與壽考祭時嘏辭與卒章萬壽無疆明其同時也以宿敬於神以及尸賓於後得福故此致其意而逆言之耳 箋中田至異物 正義曰古者宅在都邑田於外野農時則出而就田須有廬舍故言中田謂農人於田中作廬

以便其田事於田中種穀於畔上種瓜亦所以便地也
於畔上種瓜廣謂天下民田瓜成又入其稅民以瓜新
熟獻於天子天子得之乃剝削淹漬以爲菹欲以供祭
祀貴四時之異物故也徧檢書傳未見天子稅民瓜以
供祭祀者故地官場人掌國之場圃而樹之果蓏珍異
之物以時斂而藏之凡祭祀供其果蓏瓜瓠之屬郊特
牲曰天子樹瓜華不斂藏之種是則天子之瓜自令有
司供之不稅於民此言瓜成入其稅於天子者周禮言
其正法瓜不稅民此述成王之時民盡力於農業故畔
上種瓜獻諸天子天子得爲菹以祭欲見天子孝於親
而下民愛其主反以刺今幽王也箋以對前曾孫之穡

爲正稅故云又入其稅耳非謂正法所當稅也 箋獻
瓜至獲福 正義曰周禮場人祭祀供其果蓏是祭必
有瓜蒞矣醢人豆實無瓜蒞者主說正豆之實故文不
具耳 祭以至血膋 正義曰此章陳正祭之事古成
王爲祭之時祭神以清與酒清謂玄酒也酒謂鬱鬯與
五齊三酒也先以鬱鬯裸而降神乃隨從於後以騂牡
之牲迎而入于廟門以獻于祖考之神旣納以告神乃
令卿大夫執持其鸞鈴之刀以此刀開其牡之皮毛取
牲血與脂膏之腍膋而退毛以告純血以告殺膋以升
臭合馨香以薦神各有其人皆肅其事今王不能然故
刺之 傳周尙赤也 正義曰地官牧人云陽祀用騂

牲毛之注以陽祀爲宗廟似由陽祀故用騂此云尙赤者牧人以周尙赤故郊廟用騂爲陽以相對其實由所尙故曰白牡周公牲三代祭其廟各用其所尙之毛色也 箋清謂至亨時 正義曰禮運說祭之禮云玄酒在室是祭祀有玄酒也春官鬱人掌裸器凡祭祀之裸事和鬱鬯以實彝而陳之司尊彝四時之祭皆裸用彝是祀裸用鬱鬯也天官酒正云辨五齊之名一曰泛齊二曰醴齊三曰盎齊四曰緹齊五曰沈齊辨三酒之物一曰事酒二曰昔酒三曰清酒酒人掌爲五齊三酒祭祀則供奉之是祭祀有五齊三酒也酒正鄭注云泛者成而滓浮泛泛然如今宜成醪矣醴猶體也成而汁滓